

著 生 婆 婆

人 間 地 獄

集 五 第



行 印 社 誌 雜 由 自 海 上

人

間

地

獄

平
廢

第四十八回
資金捐款化作糊塗帳
把弟盟兄居然道義交



第四十九回

列具肺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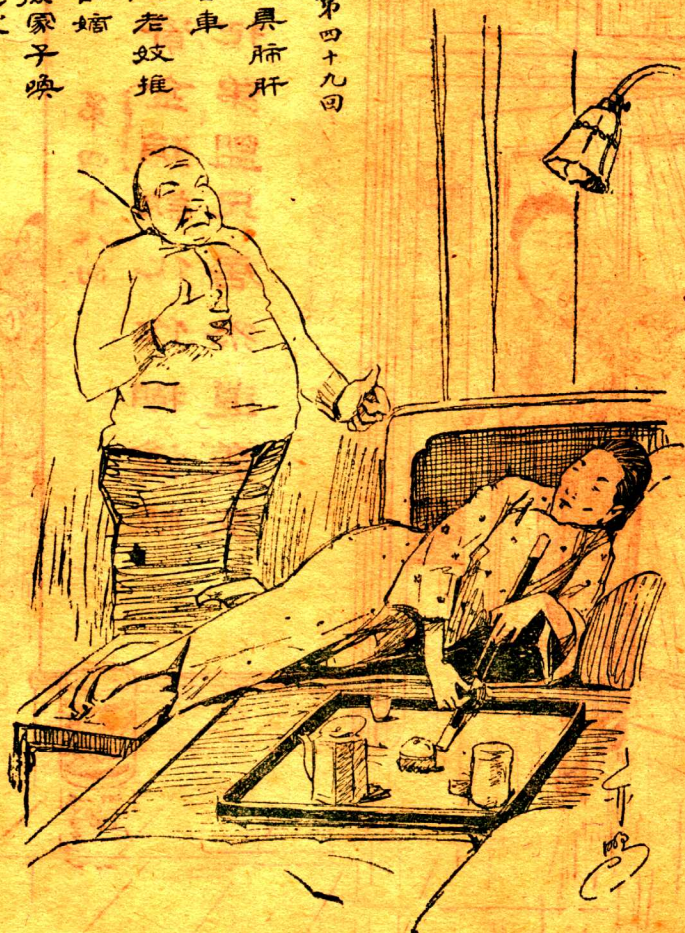
香車

还老妓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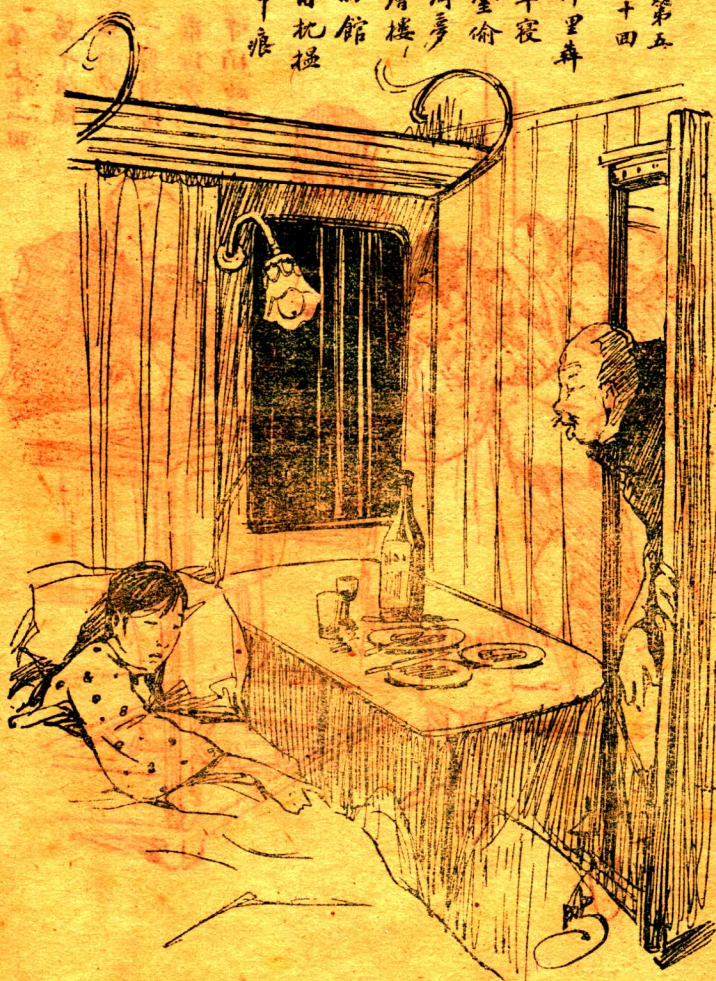
翻墙

庶家子喚

親娘



第五
十四
千里奔
車夜
臺偷
綺夢
屠樓
孤館
角枕極
啼痕



第五十一回

萬千煩惱

無并刀

一剪糾紛

羅綺夢

呼痛初醒



書如金屋壁
滿新詩
通客桐棺秋
涼蕭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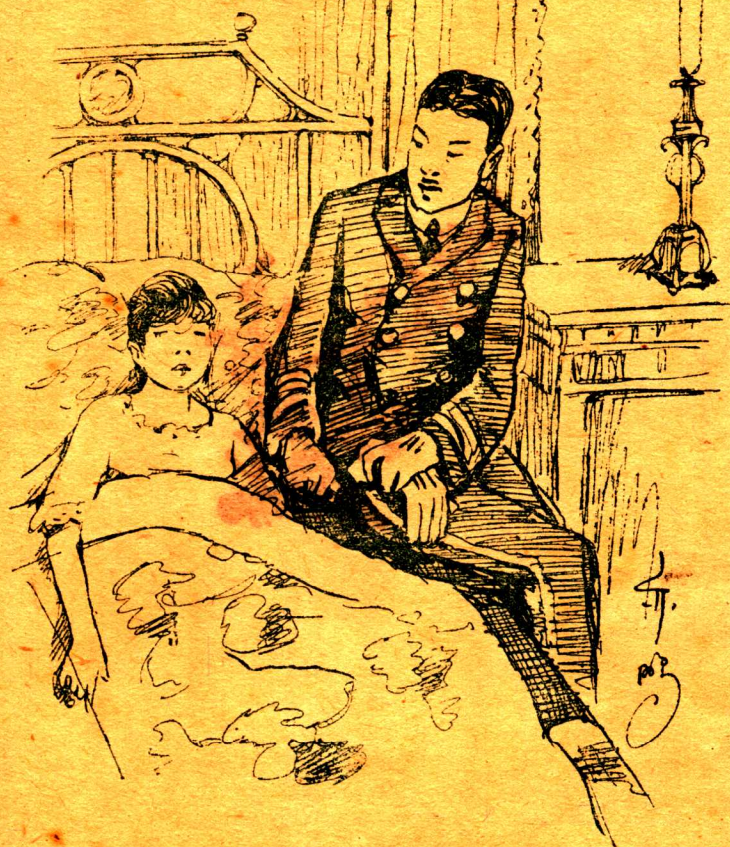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二回



第五十三回
黃葉
初彫
伊人不
見宏
基乍
聞意見
橫生



第五十四回
將軍起義先
試屠龍手
賊友知情偷
翻惡象編





社會小說
人間地獄目錄

第五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四十八回 | 資金捐款化作糊塗帳 | 把弟盟兄居然道義交 |
| 第四十九回 | 別具肺肝香車迎老妓 | 推翻嫡庶冢子喚親娘 |
| 第五十回 | 千里犇車寢臺偷綺夢 | 層樓孤館角枕搵啼痕 |
| 第五十一回 | 萬千煩惱絲并刀一剪 | 糾紛羅綺夢禪榻初醒 |
| 第五十二回 | 書痴金屋壁滿新詩 | 逋客桐棺秋涼蕭寺 |
| 第五十三回 | 黃葉初彫伊人不見 | 宏基乍闢意見橫生 |
| 第五十四回 | 將軍起義先試屠龍手 | 膩友痴情偷翻歷象編 |

社會小說 人間地獄

婆婆生著

第四十八回 資金捐款化作糊塗帳 把弟盟兄居然道義交

話說單夷英在洪彩雲家請客，由孫桐耘諸叢齋替他介紹了姚嘯秋、黎宛亭、程藉、船諸人前去熱鬧熱鬧。單夷英到了，洪彩雲那裏先將洪彩雲樓抱着坐在膝上談笑取樂。洪彩雲因猜單夷英的年紀，說夷英只有二十三、四歲，念五無論如何不滿，說得單夷英狂喜，忘其所以，將自己的一張黑而且大的臉湊到洪彩雲的臉上去。洪彩雲大叫起來，說哎呀，痛煞我哉。單夷英恥他喊痛也不理他，却拚命將臉緊貼在洪彩雲的粉腮低聲問道：「痛麼？你這一嚷，到嚇壞了我了。」洪彩雲道：「你這鬍鬚戳得我面孔上痛，來，有個道理：單大人你的鬍鬚戳起人來，加二痛點，單夷英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這話真有經驗了。我的鬍子却和別人不同，因為我留的是德國式的陸軍鬍子，要峭，要硬，常使膠水撚自然扎得你疼了。」說罷，夷英舉起手來，自己將鬍子撚了兩撚。洪彩雲兩隻手不住的笑着，撫摩粉腮，趁着單夷英熱鬍子的當兒，脫離了單夷英的懷抱，走了起來。單夷英道：「我怕我這鬍子指指諸叢齋，道：你還是和那位鬍子親熱，親熱罷。」洪彩雲聽了這話，恐怕夷英動氣，忙立住了，拍了一拍夷英肩膀，道：「單大人，你不要講這話。四你請格客，人已來得不少了，還是碰和還是打撲，克還是先擺擺面，你做主人家應該應酬客人，你怎麼可以只顧自抱牢了我朋友面上？」高是說弗過去的呀。單大人阿對客人去了，隨便你怎樣，全可以的。單夷英聽得他咕咕刮刮一大陣，有兩句懂，有兩句不懂，忙問孫桐耘道：「桐耘兄，你快來做翻譯，他說得太

快了。我有些不明白。桐耘笑了一笑道：「真不懂嗎？我來繙譯一下。罷。於是將刪縫洪彩雲的話重述一遍。真聽了骨軟筋酥。笑道：「這話真不錯。我們北方人最講究朋友。想不到彩雲也有些北方脾氣。那可難得了。說罷。又拉住了彩雲的手道：「我家裏要有你這麼一個人給我招待朋友。我的朋友格外要多了。不知道你肯跟我一塊兒上我家裏去嗎？」洪彩雲被他這一問。到一時不敢回答。忙向諸馥齋溜了溜眼光。諸馥齋假裝吸着香烟。向洪彩雲回答了一個眼風。洪彩雲心中明白。忙笑對單夷英道：「單大人你的府上怎麼肯許我們這種人踏進去。倘然真肯許我們進去。真是我的福氣。恐怕前世木魚還沒敲穿呢。」單夷英道：「得嘍。別客氣啦。洪彩雲道：「單大人你又說閒話。忘記了朋友了。到底怎樣還是先用點點心。阿好。」單夷英道：「該死。該死。我真給你迷糊住了。忙問孫桐耘道：「你替我做提調。我們還是先打牌還是先喝酒？」桐耘忙轉過來問諸馥齋。船宛亭等人。宛亭道：「我們隨便。諸馥齋道：「客隨主便。」夷英先生喜懽打牌。我們也可以勉力奉陪。」單夷英道：「這話不對了。應該是主從客便。怎麼可以反客為主？」諸馥齋道：「今天不錯。這地方是你請客。應該你是主人。但是你到南邊來沒多少時候。就要去了。實在講起來。我們是主人。你只可以算是客人。自然我們大家隨你的便了。」單夷英道：「那不行。那不行。大家正在謙讓。不遑的時候。黎宛亭道：「不必了我瞧時候也不早了。我們大家還是先吃飯。吃完了再看大家的興致如何。」夷英先生歡喜打牌。我們再湊湊也來得及。此刻如先打牌未免枵腹從公了。」單夷英道：「好。這位黎大哥的話一些不錯。我們就這麼辦。」忙吩咐洪彩雲擺檯面。洪彩雲答應了一聲。自有娘姨大姐等七八脚將檯面擺好。大家紛紛入座。單夷英還要斟酒。分首席二席次序。黎宛亭道：「上海吃花酒。大家都是隨隨便便。不拘首席二席的。」

單夷英道：「既然有這習慣，那麼我就主從客便了。這時候諸馥齋笑嘻嘻的向單夷英道：「主人家，你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沒做呢！你背後頭坐好了一位洪彩雲，却忘記了我們身後蕭條了，請你趕緊替客人叫局罷。」單夷英道：「這真是我的疏忽了。」洪彩雲也掩住嘴笑道：「我也忘了這件事，說罷立起親自捧過都盛盤筆硯來。」單夷英對諸馥齋道：「對不住，還是請你代筆罷，我可寫不上來。」諸馥齋道：「我也不行，我不戴眼鏡，我簡直不能動筆，偏偏我那副眼鏡今天不知怎樣來得匆忙，沒帶在身邊。」剛剛在一齋香你拿出那鉛印的學堂章程，我不是瞧不清楚嗎？」孫桐耘聽說連忙接過那都盛盤道：「我來。」我來當一當秘書罷，於是一一的問了闔席的人，各叫了一兩個局藕粉、宛亭、嘯秋皆有固定的局，全是熟人，那也不必細表。一一寫完，發出諸馥齋道：「夷英先生除掉了本堂以外，另外總要再叫一個單夷英。」道：「我想有了彩雲也不必再叫了，並且我也沒有熟人。」洪彩雲在旁聽了這話，對單夷英道：「單大人耐儘管叫，我也不管牢了。」耐弗許耐叫別人多叫兩個熱鬧熱鬧。」單夷英聽了這話，睜縫了兩隻巨眼，燃着菱角鬚，對洪彩雲看了一看，向着諸馥齋道：「你瞧他多麼大方一點兒，也不吃醋，他越是這樣，我越不要叫別人了。」諸馥齋也附和着笑道：「吃醋一定會吃的，不會吃醋的人也算不得女人了，也許他嘴上這麼說，心裏真不願意你叫別人呢。」說罷手裏拿着一根象牙鑲子向彩雲臉上點了兩點，道：「彩雲我猜得對，對洪彩雲將頭一扭，撒嬌撒痴的半個身體向單夷英背上一伏。」單夷英道：「哎呀，可壓壞了我了。」洪彩雲道：「單大人你剛剛不是說氣力蠻大嗎？怎麼背上壓不起單夷英？」道：「我什麼地方全有勁，只有背上沒有勁，受不住壓。」背上有勁，那便是馱碑的大王了。」說得大家全笑了起來。」洪彩雲道：「哦，我曉得了。」單大人並不是背脊上沒有氣力也。

不是經不起壓。不過單大人自家弗肯說壓得起。阿是單夷英一把握住了洪彩雲的手道：「你這孩子真會說話。真是一張小油嘴。」洪彩雲道：「單大人你說啥？」阿是說我嘴上有油。我下半年起來到此刻一些物事勸吃。嘴上那裏來的油？」黎宛亭道：「我有一個調停辦法。」單先生叫是要另外叫一個的叫一個。不至於生出吃醋問題的便好了。」孫桐耘道：「宛亭兄這辦法妙極了。」單夷英也點點頭。孫桐耘道：「不生吃醋問題的。到底是誰呢？」黎宛亭道：「張素雲的妹子張四寶。他現在只不過十三四歲的。的刮刮是一個小先生。他新近學會了兩套大鼓鼓詞。那麼叫牠來可以唱一齣大鼓。大家聽聽。豈不甚妙？」料想決不致發生吃醋問題。」單夷英道：「這人是北方人嗎？」黎宛亭道：「不是。是南邊人。」單夷英道：「南邊人能唱大鼓？那是不可多得趕緊叫得來聽聽。」孫桐耘忙問黎宛亭：「張四寶在什麼地方？」黎宛亭道：「在日新里。」孫桐耘便照式寫好發了。下去不一會各人的局紛紛而來。張四寶因為喉嚨痛不能到。由張素雲代表了。單夷英聽不着大鼓。雖然失望。然而他見了別人的局。都見一個稱贊。一個稱贊不已。那叫的人當然要問可要轉一個局。單夷英却一一答應。多多益善。差不多闔席所叫的局。單夷英一一轉到。只有嘯秋所叫的碧燭沒轉。弄得單夷英身後花團錦簇。重重圍住。單夷英非常高興。這時候也不暇和洪彩雲胡纏。直到席散時。已不早。單夷英還要拉住大家打牌。程藕舫姚嘯秋黎宛亭全推說另外有局付了。和錢告辭而去。剩下諸馥齋孫桐耘二人陪着單夷英未走。洪彩雲見單夷英有些倦意。忙道：「單大人阿要到後面亭子間小牀上靠一歇。大概做主人家做得吃力了。」單夷英道：「好。你真算得疼我了。」說罷跟着洪彩雲到了後面亭子間。單夷英趁勢往牀上一躺。諸孫二人也跟着進來。諸馥齋也向單夷英對面躺下。孫桐耘却坐在床前。一張紅木小凳上。

面單夷英道：「咱們這樣子好似抽鴉片烟。」洪彩雲在旁聽道：「單大人阿是要吃烟。」單夷英還未回答。諸馥齋道：「好你搬出煙盤來。」單大人不吃。我要抽兩筒呢。這兩天天陰，筋骨很有些酸痛呢。洪彩雲答應了一聲，忙將烟盤捧出。諸馥齋問單夷英道：「這頑意兒嘗過嗎？」單夷英道：「嘗過。嘗過總算沒上癮，可是抽也能抽。」老實說，我們在軍隊營裏混過的人，這東西總免不了。關係諸馥齋道：「其實這鴉片烟到是一件好東西，提神趕風寒，真是無上的靈藥。抽抽也不要緊，不過被一班只抽烟不幹事的人抽壞了，將鴉片烟的名譽弄得掃地以盡。我常說會吸烟的人是吸煙，不會吸煙的人是煙吸人。人吸煙可以得着烟的利，益烟吸人便生生的將一人的精神材力全斷。送在烟上了。」單夷英道：「對呀，傳這話真不錯。」大夥兒罵大烟，大烟真受了冤枉呢。其實世界上比大烟壞的東西還多着呢。怎麼大夥兒不想法子禁禁，却要禁大烟？」洪彩雲在旁笑道：「單大人耐阿是燕子窠的老板，還是土行裏東家。弗然你啥事體實梗？鴉片烟打抱不平呢。」單夷英道：「什麼叫燕子窠？我不懂。」洪彩雲道：「哎呀，單大人你連燕子窠全弗懂嗎？你真不是單大人。是阿木林了。諸馥齋道：「彩雲這却不能說單大人是阿木林。」單大人一楊括子到上海沒有一禮拜，他自己又不是有癮的老槍，他怎麼知道燕子窠呢？」洪彩雲道：「單大人來了沒到一禮拜，却真真瞧不出爲什麼堂子裏的規矩，他清清楚楚呢。一些沒有外行像煞老白相。」諸馥齋道：「單大人在北京、南班子常逛的北京、南班子蘇幫的人多，規矩也大同小異。」單大人自然不是外行了。洪彩雲道：「怪不得呢。這時候洪彩雲一面撚着烟，籤燒烟一面笑迷迷的對着單夷英說話。單夷英道：「你說了半天，燕子窠究竟是什麼？我道不知道。」洪彩雲道：「燕子窠不是真正天上飛的燕子做的窠呀，是偷着開燈賣鴉片烟給人吃的地方。」

叫燕子窠單夷英道：「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小烟館兒。」洪彩雲道：「從前的烟館是公的，現在的燕子窠是私的，常常巡捕房要捉燕子窠，一捉捉起來，好白相來。」一串連總有一排老槍跟着進巡捕房。單夷英道：「上海這地方禁烟，禁得這麼嚴嗎？」洪彩雲點點頭道：「交關緊呢。」照章程連吾們堂子裏也不許開燈。近來大家因為討客人的便，當沒法子預備隻烟盤，但是也交關擔心，只好在亭子間裏擺擺外頭大房間，到底有點嚇呢。說到這裏，孫桐耘低低的湊過來道：「亭子間裏抽烟，真不要緊嗎？」我瞧還是關上了房門的好。洪彩雲笑道：「弗礙格，孫大人膽子也太小了。」孫桐耘道：「寧可謹慎些，好說罷。」不由分說的，躡手躡腳走到床後邊，輕輕的將房門關上。那房門上配好了，有了外國彈簧鎖，這一關，早是砰的一聲。洪彩雲笑道：「無事。」無端餉到關覺時，光就關緊了房門。他們外頭大姐娘姨一定要奇怪了，說罷，笑了一笑，趁勢將一個頭歪整在單夷英的大腿上。諸馥齋道：「彩雲，你只管笑了，燒了這半天的烟，一箇還沒裝好，我們倘是有癮的人，早已要眼淚鼻涕滾下來了。」洪彩雲道：「不要急，一箇好了，說罷。」將烟裝上，斗門問單夷英道：「阿是你先吃？」單夷英道：「我不要，請諸大人先吃罷。」諸馥齋道：「我原是弄着消遣的，何必讓我說着。」早接過烟槍，啣在嘴內，自有洪彩雲挾槍對火，呼呼一陣，將一口烟吞雲吐霧，吸得乾乾淨淨。單夷英笑道：「聽你這呼呼的聲音，却是老手，怎麼到沒有癮呢？」這話，我不信了。諸馥齋道：「癮是從前有的，如今早戒了，有這毛病出門，最不便，當不得不戒，其實戒了以後，我的心想腦筋倒不及從前靈動了，身體也不及從前結壯了。從前我在九江官銀號盤帳，三天三夜沒睡，一些兒不瞌睡，查出了不知多多少少的弊竇，如今多算一兩個鐘頭的帳，或是金鎊合規，元規，元化，洋錢行情上轉兩三個灣頭，便要昏了夜裏，至遲十一點鐘，板要睡不睡，便支持。」